母爱深沉

母亲灯

♣ 周海亮

第一次进城，母亲去送他。通往城里的过路车每天只有一班，他和母亲在路边等了很久。母亲一直替他扛着那个大大的背包，她把背包从左肩换到右肩，从右肩换到左肩，再从左肩换到右肩。他对母亲说，把背包放下来歇一歇吧。母亲摇摇头说，我背着就行了。刚下过雨，路还没有干透，他知道母亲怕弄脏了他的背包。背包虽然廉价，却是新买来的。母亲想让他干干净净地进城，母亲不想让她的儿子被城里人嘲笑。

车很久不来，疲惫的母亲将背包抱到胸前。背包敞开一条缝隙，里面竟然露出一个小小的纸灯笼。那是家里唯一的灯笼，是晚上走夜路时用的。他问母亲，你把灯笼塞进背包里干什么？母亲说万一你在城里走夜路，这灯笼就用得上了。他说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城里的街道，有路灯。母亲说我知道城里的街道有路灯，可是万一赶上停电呢？咱们的村子里也有电灯，还不是一两天就停一次电？母亲用村里的逻辑来分析城里的景状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母亲。他想他只能带上这个灯笼，然后在到达城里以后，把它当成一件装饰品挂在床头。车来了，他从母亲手里接过背包，挤上了车。背包里有一个他注定不会用上的灯笼，那是母亲的灯。

他很快在城里扎下了根，又买了很宽敞的房子。几年后他走在街上，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他曾经是个乡下人。他接来了母亲，教母亲用燃气灶，教母亲开关电视机，教母亲去超市买东西，教母亲认识马路上的红绿灯……母亲当然很不习惯。母亲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去用燃气灶，不去动电视机，只去农贸市场买菜，尽量少出门，尽量少经过红绿灯……那个灯笼挂在书房的一角，灯笼里有一根从未点着过的蜡烛。灯笼土气并且陈旧，与那个书房的整体格调，极不协调。

他常常嘲笑母亲的迂。在夜里，他和母亲站在窗前，看城市的夜景。他问母亲，你来到城里这些日子，见过停电吗？母亲笑一笑。他说，城里根本没有白天和黑天之分。甚至夜里因为有灯光，反而比白天还亮，还繁华。再说，即使真碰上停电，这么平坦的马路，又能有什么事呢？母亲再笑一笑。他想，母亲的微笑等同于默认了自己毫无根据的多虑。

几天后的晚上，他接到一个电话。是公司突然接到一笔业务，他需要马上去公司一趟。他匆匆整理一下公文包，又从鞋柜里取出自己的鞋子。这时母亲从书房里出来，他看到，母亲的手里，竟然提着那个小小的灯笼！带上灯笼，母亲说，万一赶上停电好用。他说怎么可能停电呢？你去窗口看看，现在外面不是没有停电吗？

可是，万一你回家的时候停电了呢？

可是我要打出租车回来的。

可是我知道出租车只能停在小区门口。你仍然要走一小段路的。

可是那段路上有路灯啊。

可是万一正好赶上停电呢？

可是这么长时间，你见过停电吗？

可是万一今天晚上正好被你赶上了呢？

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，终于哽咽。他接过母亲手里的灯，匆匆下楼。他不敢回头，他怕眼泪被母亲看见。

他提着那个灯笼去公司，将灯笼挂在桌边，然后开始工作。不断有同事们问他，你买这个工艺品干什么？他总是认真地对他们说，这不是工艺品，这是母亲的灯。

灯里有浓浓的牵挂和爱，以及母亲对儿子，看似多余的永远的担忧。

乡俗乡情

快乐的年味

♣ 刘传俊

一进入腊月，年就近了，年味就浓了。

童年时，我总觉得，腊月是一年中最为美好的月份。越过树梢迎面扑来的飕飕寒风里，也似乎夹杂着年的气息；平日里升腾的扭腰的炊烟，这时也好像散发着年的味道；就连漫天飘舞的雪花儿，也无不闪烁着年的色彩年的欢快。大雪，几乎能把村庄北寨外足有一米多深的大路沟填平，大路沟涯上地里的麦苗捂着厚厚的雪被，做着来年头枕馍馍睡的酣梦。紧挨麦地晒场边缘的桃树枝条上，缠裹着明晃晃的冰溜。我家院子里，落雪的椿树和楝树的丫杈上，麻雀和喜鹊来回穿梭蹦跳，一团团雪绒，被它们嬉戏着蹬落到地上。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白茫茫一片是腊月的主色调。这些都和年相随相伴，相映成趣，聚首腊月以迎迓年的到来。

大人们忙着洗刷衣物，忙着在生产队里的粉房屋里下粉条，忙着到磨面房里磨白面，忙着准备先煮肉而后用肉汤炖萝卜、蒸馍、炸油膜的柴火，忙着到城里的菜市街上采购年货。少不更事的我，会忙着到院子西边的水坑上玩耍。这个平时供人们洗衣、浇菜园子的水坑，此时已结了厚厚一层冰，我和小伙伴们无休无止地在上面抽陀螺、滑冰、对拐。拣一块冰块，用脚一踢，冰块摩擦冰面“唰”地能从水坑的这岸滑到那岸。用脚踩跺水坑边沿稍薄一点儿的冰层，下面的水霎时会呈现出小鸟、花朵、树木等多种意想不到的图案，大写意般奇妙无比。有的图案随着水的流动又变幻成一个个新的图案，我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奇的叫声，正看侧看都看不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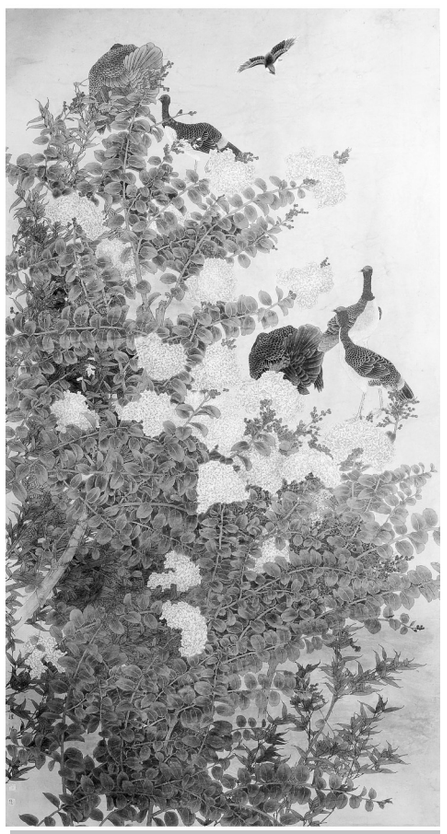
在童年的记忆中，蒸年馍是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，也是每户人家的必备课。不过，那时蒸年馍的用途主要是正月招待客人的食材。乡村的腊月，就是这样在年馍的蒸笼里热烈着。特别是到了年前几天，整个村庄都被袅袅的炊烟所笼罩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馍香，让人不得不被越来越浓的馨香而又祥和的年的氛围所陶醉。

一向勤劳节俭的母亲，这时会大大方方地将珍藏了又珍藏的麦子从泥巴缸里拿出来，把铁锅搬到院子里，拣去土粒、燕麦、草籽，用笊篱一遍遍淘洗干净，摊在芦苇席子上连冻带晒，麦子两三天就能磨面了。五更天里，母亲就带着麦子到生产队里的驴屋兼盘着石磨的磨面房去磨面。麦麸混合着面粉从上下磨扇的缝隙间流出，母亲用小簸箕将其盛到面箱里的箩中，一推一拉地筛面。咣当咣当的筛面声，浑厚铿锵，节奏分明，在轻烟似的白色晨雾里，与雄鸡的报晓声相应和，不失为一首悦耳动听的迎年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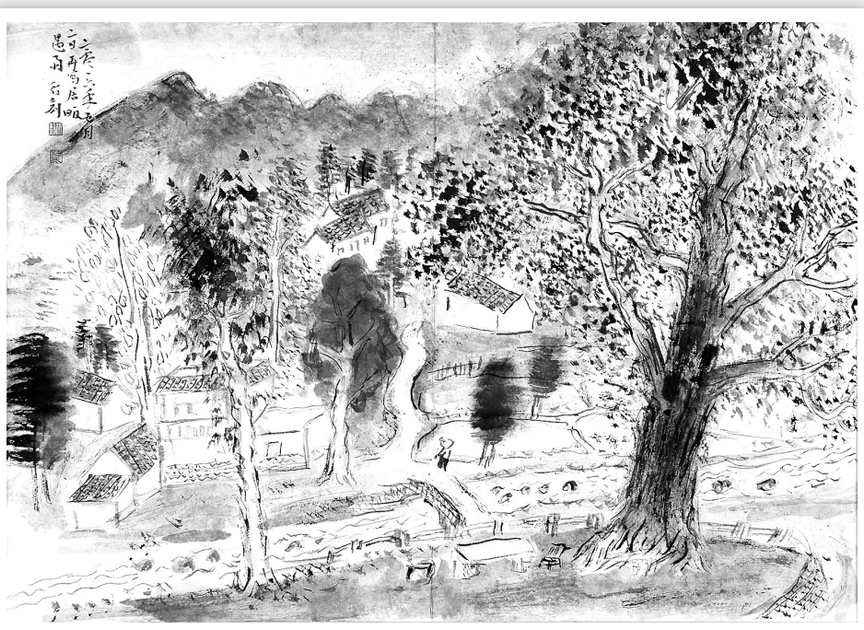
紧接着，母亲开始筹备发面蒸馍了。曾记得，母亲先将发酵“面头”从面缸里拿出来，用温水泡一两天，然后兑上面粉“接面”。等接过的面发了，再一次“接面”。由于天冷，第一次接面时，母亲会将瓦盆放到烧了温水的铁锅里加温。接过的面越来越发，母亲就开始和面了。母亲将和好的面团放在一个大瓦盆里用棉被捂严，等面团彻底发好了，就将松软的面团倒在案板上。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，她抓几把白面粉，再捏一点儿食用碱面，撒到发好的面团上，来回地揉面。先左右对折，揉一阵子，再前后对折，又揉一阵子，直揉得面团均匀光洁，母亲才拿起菜刀将条状的面团切成一个个小面团，再用双手轻轻地一个个旋转拨去小面团的棱角。除蒸实心馍外，母亲还变着花样蒸糖包、菜包、红薯包、豇豆包、枣花馍等，让我一年一度地大饱眼福和口福。那时虽没有钟表计时，蒸馍全凭经验估摸时间，可母亲将每锅馍都蒸得恰到好处，一个个暄腾腾的。当馍型上锅蒸时，母亲先在土灶台的锅底里烧把茸柴火，稍停顿一会儿，让馍型再醒醒，继而填硬柴摧锅，最后再烧文火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母亲蒸出的年馍浓香醇郁，一揭开馍锅，满院飘香，年味四溢，让我记忆犹新。馍香与邻家的衔接在一起在空中飘荡，整个中国大地都仿佛被古朴的年味笼罩着。

燃放鞭炮是我的最爱。向母亲要几毛钱，用两毛钱买一挂百头小蚂蚱鞭，舍不得一下点燃，就拆开来一个个地点放，和小伙伴们比试谁扔得高，谁的鞭炮脆响，时而还将两个跑捻撵在一起抛到空中放两响，欢笑声随着啪啪的鞭炮声久久在高空回荡。有掉了捻的，就先掰开，再一层层拨去茬口处的飞边纸，直到草木灰似的药面露出。两个半截的往地上一放，对着呲花。有时还斗胆地拿在手中与小伙伴们的对着呲，火药味直窜鼻孔。裹蚂蚱鞭的红的绿的纸虽不鲜艳，但却给缺少色彩的童年的我，带来了过年的少有的乐趣。

世事沧桑。因远在外地工作的缘故，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里，我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尤其是母亲于33年前过世后，直到现在我未曾回家过过一次年。母亲当年蒸年馍做年饭的厨房，后来由于风刮雨淋倒塌了，烟囱、灶台、案板、擀面杖等这些我熟悉的物件，都一一不见了踪影。眼下，年又将至，我一次次登高远眺，童年温馨浓厚快乐的年味，不知是否还弥漫在故乡的腊月里。



故乡的歌(国画) 代礼胜



新县卡房写生(国画) 桂行创

新书架

《我们都是蒲公英》

♣ 李勋阳

著名印度诗人、文学家泰戈尔曾在书籍中写过这样一句话：儿童喜欢尘土，他们的整个身心像花朵一样渴求阳光。毋庸置疑，在每个人的生命中，童年，都是最美好与单纯的一段岁月。走在时间里的人，于纷扰的世间，忙碌着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。混迹于人群中失去自己，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模样了。

或许，无论我们如今多么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，或是多么适应都市的繁华喧嚣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都藏匿着一个金光闪闪、永不褪色的“黄金年代”，而那，便是璀璨的童年！

该书通过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充满着浓郁地域特色的20世纪80年代陕南农村画卷。以一个成长中的孩童的眼光，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揭示了生命的聚散离合，展示出成长的隐秘和忧伤。

长久地迷失在都市丛林中的我们，其实童年未远，故乡一直都在。

知味

炒米糖

♣ 陈 皓

读汪曾祺的《人间滋味》，“炒米是各地都有的。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。这是很便宜的食品。孩子买了，咯咯地嚼着。”感觉好亲切，爸妈忙碌的身影一下子撞入眼前。

进入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张罗制作炒米糖了。她选用新鲜的糯米，淘洗干净后用温水浸泡上一天一夜，沥干水，倒在木甑子里，再将甑子放在土灶铁锅上，隔水蒸成饭，我们管它叫“甑子饭”。甑子饭非常疏松，米粒晶莹剔透，有些韧劲，具有原本的清香。这时，我那对新年企盼的心儿就开始雀跃起来。母亲将甑子饭在笸篮里摊开晒干，就成了“炒米干”，专门用来炒成炒米。炒米不是爆米机炸出来，是在自家大铁锅里炒的。父亲操铲，母亲烧火。先将细砂炒得滚烫，每次放半斤左右的炒米干，在锅里来回翻腾几下，等炒米干膨胀，噼里啪啦，香味渐浓时，将炒米连同砂子倒进筛子里，快速地将砂子筛回到锅里，再将炒米倒在笸篮里晾凉。父母炒的炒米颗颗饱满，米香四溢，比爆米机炸出来的炒米口感更酥，香味更足。

炒米糖做得好不好，掌握好熬糖稀的火候是关键。火候不够会粘牙，过火了又有苦味。所以，父母每次制作炒米糖，总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一气呵成。他先把糖稀倒在锅中，加少许熟猪油和一些白糖，再撒点切碎的橘子皮。执着铁铲在锅里“呼啦呼啦”不停地绕着8字，一会儿提出铲子查看，当用铲子挑起来的糖稀丝用手一弹就断时，就让母亲改小火，他则倒入事先炒好的炒米和花生米，用力搅拌均匀，然后迅速起锅。饭桌上放一块长长的案板，案板上是磨得锋快的菜刀，案板旁是几个大大的搪瓷盘，上面都抹上菜油。父亲将炒好的糖坯摊在盘子里，用铲子压平，手上沾点油，用力将糖坯压紧压实，快速倒到案板上，趁热切片，咔嚓咔嚓，刀起刀落，动作迅疾。我急不可待地围着父母团团转，母亲顺手拿几片递给我，我伸手接过，塞了满口，脆香爽口，直甜到心坎里！待糖凉透了，母亲便将糖放到“炒米罐”，再倒些炒米捂着，里面盛满了我童年的欢欣愉悦和父母的美好愿望。

如今，自家做炒米糖的已经不多了，我跟母亲说过很多次，让她别累着了，想吃炒米糖，随时可以去超市买。可母亲说：“那可不一样，自家做的炒米糖，不仅酥脆香甜，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吃起来安心。”所以，每年父母照例乐此不疲地做着炒米糖。

新年里，亲朋好友一起嚼着炒米糖，聊着对新一年的憧憬，温馨又幸福……

史海钩沉

大明清官张孟男

♣ 宋宗祧

张孟男是中牟县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和清官。

张孟男字元嗣，明朝中牟(今中牟县三官庙乡土墙村)人。张孟男少年时就聪敏过人，胆识非凡。他当时读书的寺院在县城郊外，由于地处偏僻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但张孟男经常夜间独自往返。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，张孟男考中进士，出任广平(今属河北)府推官(主管审判)，稍后任汉中(今属陕西)同知(知府副职)，继而回京连续升迁，任尚宝丞(掌管皇帝玉玺)。

此时，张孟男的姑父高拱以首辅兼管吏部，权势显赫，但张孟男从不攀附。每相见，除了正当的公事外从不谈及私人关系。于是，高拱便认为张孟男傲慢无礼，以致对他十分反感，四年不予升职。其实高拱的意思，就是想挫一挫张孟男的傲气，但张孟男好像一点都没感觉到，依然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勤恳办事，正直做人。后来高拱被排名其后的内阁大臣张居正和太监冯宝联手诬陷罢官，遣回河南新郑故里。一时间，那些趋炎附势之辈全都躲得远远的，唯恐受到牵连。可是，张孟男却不避嫌疑，上下左右协调有关事项，并亲到高府替他收拾行装，然后置酒饯行郊外。高拱十分感动，不由对之前压制张孟男愧疚不已。他连连对张孟男说，自己虽为朝廷老臣和长辈，但在张孟男面前自愧不如，感到汗颜。

张居正掌权后，将张孟男升为太仆少卿(太仆寺卿之副职，掌车辂、厩牧)，但张孟男一如既往，并不攀附，同样令张居正很是失望，又是数年没有提升他。后来，张居正势败被抄家，而张孟男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。朝廷嘉其耿直，四年连升四级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)，明神宗朱翊钧由于迷信神佛，深居宫中，连续八个月没有上朝，张孟男便冒死上疏劝谏。奏疏说：“岭南人为原来的都御史李材申报功绩，蔡地(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)的人控诉原县令曹世卿枉法，他们的奏章都被留在宫中，而来人则被留在兵马司待命，天天吃不饱饭。这是不是不想让他们活了？如此做法会使圣德遭受损害！”皇帝十分震惊，于是隔三岔五驾临一次朝房。当年冬天，张孟男升任户部左侍郎(财政部副部长)。不久又升任南京工部尚书(建设部部长)，还未到任又改为南京户部尚书(财政部部长)。当时的留京(南京)国库空虚。张孟男接任后，大力整顿。不到两年，仓廪存粮就由仅够两年之需积累到足够七年之用。水衡官修筑粮仓，他调拨节余的两千两银子资助。有人说你怎么替别人耕田？张孟男回答：“公家的事情，分得那么清楚，有意思吗？”

万历三十年春天，有诏令罢除矿税，但迟迟没有施行。张孟男率领同僚上表劝谏，朝廷也没有答复。接着，他被加官为太子少保。之后，他连续五次上表请求辞官还乡，但皇帝不允许。当时矿税的祸患一天天加剧，张孟男便拖着病老之躯起草了数千字的遗疏，极力陈述征收矿税的危害。他说：“我是户部官员，所征收的租税，都是百姓卖儿卖女，削骨割肉得来的。虽然说我的职责就是催促课税，但我尽职的结果，却使百姓困穷。如此聚敛财富令百姓困穷，虐待百姓使国体动摇，像我这样的大臣，皇上怎么还任用啊！我这样悲切地鸣叫，实在是替陛下作杞人之忧！”他嘱咐儿子将表呈交朝廷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南京尚书赵参鲁等人奏陈他的清廉、忠诚，朝廷追封他为太子太保。

张孟男的高风亮节和正直人格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和赞誉，被传为佳话，流传至今。

连 载

两个弹指之后，望楼东侧三百步开外的另外一座望楼，也挥舞起了同样的黑旗；紧接着，更东方的望楼也迅速做出了响应。就这样一楼传一楼，不过数十个弹指工夫，黑旗的讯息已跨越了一条大街，从西市传到了东边一坊开外的光德坊内。

光德坊的东北隅是京兆府公廨，旁边便是慈悲寺。在两者之间，夹着一处不起眼的偏院，这里原本是孙思邈的故宅，不过如今药王的痕迹全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肃杀气氛，院子里竖起一栋高大的黑色大望楼，比其他望楼要高大许多。

楼上武侯看到远处黑旗舞动，在一条木简上记下旗色与挥动次数，飞快朝地面掷下。

楼下早有一名高壮的通传接住木简，一路快跑，送入三十步外的一座轩敞大殿。大殿正上方高高悬着一块金漆黑木匾，上书“靖安司”三字楷书，书法丰润饱满，赫然是颜真卿的手笔。

一进殿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长安城沙盘。赤黏土捏的外郭城墙，黄蜂蜡捏的坊市墙垣，一百零八坊和二十五条大街排列严整如棋盘，就连坊内曲巷和漕运水渠都纤毫毕现——当然，唯独宫城是一片空白——旁边殿角还有一座四阶蟠龙铜漏水钟，与顺天门前的那台铜漏同调。

俯瞰此盘，辅以水漏，如自云端下视长安，时局变化了然于胸。

沙盘旁边，两位官员正在凝神细观。老者须发皆白，身着宽袖圆领紫袍，腰佩金鱼袋。少年人脸圆而小，青涩之气尚未褪尽，眉宇之间却隐隐已有了三道浅纹，显然是思虑过甚。他穿一袭窄袖绿袍，腰间挂着一枚银鱼袋，手里却拿着一把道家的拂尘。

通传跑到两位官员面前，持简高呼，那洪亮的嗓门响彻殿内：“狼入西市，已过十字街！”

官员们没动声色，身旁一名美貌女婢向前趋了一步，拿起一杆打马球用的月杖，将沙盘中的一尊黑陶俑从西市外大街推至市内，与崔六郎、曹破延所处位置恰好吻合。

殿内稍微沉寂了片刻，年少者先开口探询：“贺监？”连问数声，老者方才睁开眼睛：“长源，你是怎么安排的？”

年少者微微一笑，用拂尘往沙盘上一指：“崔器亲自带队，五十名旅贲军已经布置到了西市之内。一俟六郎套出消息，崔器马上破门捉人。外围，有长安县的不良人百余名把守诸巷；西市两门，卫兵可以随时封闭。重重三道铁围，此獠绝无逃脱之理。”

随着拂尘指点，女婢飞快地放下一尊尊朱陶俑。沙盘之上，朱俑转瞬间便将黑俑团团包围，密不透风。

“这些狼崽子以为装成粟特胡商买通内应，就能瞒天过海，殊不知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在钓鱼。以有心算无心，焉有不胜之理？”少年人收回拂尘，下巴微昂，显得胸有成竹。老者“嗯”了一声，重新合上眼帘，不置可否。

每隔一小刻，大嗓门的通传就会从外面跑进来，汇报崔六郎和曹破延的最新动向。

“狼过樊记鞍鞯铺，朝十字街西北而去！”

“狼过如意新绢总铺，右转入二回曲巷！”

“狼过广通渠三桥，拐入独柳树左巷偏道。”

女婢手持月杖，不断挪动黑俑到相应位置。曹破延的行走轨迹，形象地呈现在两位主事者眼前：这支商队正离繁华之地越行越远，逐渐靠近市西南的独柳树。

独柳树是西市专门处斩犯人的场所，商家嫌不吉利，多有远避，是以四周人越来越少。

年少者微一侧头：“徐主事，那附近有什么建筑？”

在两位官员身后，环绕着十几张堆满卷帙的案几，数十名低阶官吏都在埋头忙碌着。一个微胖的中年书吏听到呼唤，连忙放下手中书卷，跑到沙盘前。他的视力不是很好，需要费力地趴在边缘前探身子，才能看清黑俑所在。

徐主事略一思索，立刻如诵书一样答道：“东北巷，地势多洼下湿，只设有十六个货栈，旁接广通渠。开元十五年曾遇暴雨，渠水暴涨，三名胡商的存货悉毁，价五千贯……”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，随口答出，全无窒涩。

年少者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：“这十六个货栈，附近可有出口？”

“哎哎，没有，不过……”

恰好在这时，通传又闯入大殿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狼入丙六货栈，未出！”

殿内的气氛一下子被这条传文给挑动起来，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沙盘。

“就是这里了！”年少者眼神霍然发亮，“传令崔器，准备行动；不良人即刻清场货栈外围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西市二门随时待命。”一条条简短有力的命令从他嘴里发出，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

通传记下命令，飞快地离开殿内。年少者双臂撑住沙盘边缘，身子前倾，望着黑陶俑喃喃自语：“我倒要看看，这些突厥的狼崽子来长安城，到底想干什么。”

命令从靖安司大殿上传到望楼。然后通过一系列旗语，迅速跨越大街，传回到西市的北侧望楼上。武侯把旗语抄在木简上，抛到楼下，同时大喊道：“崔旅帅，接令！”

木简还未落地，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捏住。

抓住木简的是个身材高大的虬髯大汉，此人胳膊粗得像一道梁木。他接过木简，迅速扫了眼上面的命令，精神一振，立刻回头大吼道：“全体集合！”

从他身旁的仓房里，五十名旅贲军的士兵迅速鱼贯而出。他们个个身披墨色步兵甲，手持擘张寸弩，腰悬无环横刀，其中十人还斜挎长弓。整个列队集合的过程中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听见沉闷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

崔器阴沉着脸扫视一圈：“目标在丙六货栈，先围后打，尽量留活口。一会儿都机灵着点，谁也别给旅贲军丢脸！”说完一挥手，朝外面跑去。士兵们五人一排，紧紧跟随着主将，开始时小跑，然后急速奔跑起来。

他们轻车熟路地掠过十字街，钻进曲巷，朝着西市南坊而去。沿街的客商看到街上突然尘土飞扬，跑过这么多军人，都露出惊骇之情。还没等他们交头接耳，又有大批不良人走过来，要求各商铺暂时关闭大门，街上的行人也被请进临近的店铺休息，任何人都不准离开。

在西市的东西两个入口处，守门士卒将石制坊闩从地坑里抬起，随时可以关闭大门。

蜘蛛网一层层地飞速编织着，一支利箭直刺而去。

2